

且讓我們回轉像小孩——就像那永遠純真善良的《小王子》

吳玫瑛

《小王子》自 1943 年問世以來，至今已有一百九十多種不同語言的翻譯本，即便在華文世界裡也有包含方言在內的眾多譯本，全球狂銷二十億冊以上，不僅小孩愛不釋手，大人也為之深深著迷。大家總不免好奇，這麼一本有著精美插畫的「童書」，為何如此廣受大小讀者的歡迎，並且歷久不衰？該書作者聖修伯里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1900-1944) 原是個飛行員，在一次飛行意外，飛機迫降在廣袤無垠、人煙罕至的沙漠地帶，這個事件日後卻成了聖修伯里寫作的靈感來源。於是，在作者以簡潔文字以及精妙圖畫構築的想像天空裡，我們有了「小王子」鮮活的樣貌。這位有著一頭金髮、長圍巾經常隨風飄揚，來自神秘 B612 號星球的小王子，以真摯、善感的心思，簡單但饒富哲理的話語，輕輕為我們開啟了純真與記憶的窗口，為我們訴說了一則動人的愛與關係的故事。



1

六歲的時候，我在一本內容關於原始森林，名叫《自然界真實故事》的書中，看到了一頭蛇咬的圖畫。畫上有一條大蟒蛇，牠正在吞嚥一隻動物。

這就是那幅圖畫的複製品。

書裡說：「大蟒蛇把牠們的蛇體捲成筒吞下，一點也不咀嚼，吞下後，牠們開始動彈，一連動彈六個月才能消化它。」

這引起我對森林冒險的幻想，不久我就用鉛筆畫完成了我的第一幅畫。

我的「第一號作品」就是下面這個樣子。

我把我的大作拿給大人們看，當然他們，有沒有被這幅畫嚇着了？

問他們怎麼答：「害怕？怎麼可能？這像是一頂帽子嘛，對嗎？」

我畫的並不是一頂帽子。只是一條大蟒蛇正在消化大象的圖畫。但應該大人們沒辦法了解。我就另外畫了一個：我畫了大蟒蛇的內部，以好讓大人們看得清楚。他們總是要有人把事實解釋得一清二楚。這一回，大人們的反應是：勸我把我所畫的大蟒蛇，不管畫的是內部還是外表，放到大一處，專心學地理、歷史、算術和文法去吧。這就是為什麼我在六歲時，放棄了畫家這個偉大事業的原因。



「第一號作品」和「第二號作品」的失敗，曾經使我灰心喪氣。大人們從來不自己了解任何事情。總要小孩子們永遠不斷地將每件小事都轉告給他們聽。

於是我選擇了另一種職業，學開飛機。我繞著地球世界各地。地理對我確實很有幫助。我一飛就曉得哪種是中國，哪種是比利亞斯州。如果在我閱讀的時候，這種知識是很有用的。

在我的一生裡，我曾遇到過很多聰明大的人。我曾觀察大人生活了很久，並且真心的觀察過他們，但並沒有改變我對大人的印象。

當我遇到一個腦袋極其清楚的人，我就把我一直帶在身邊的「第一號作品」拿給牠看，看看這個人是否真的懂得什麼。但是，不管是男是女，牠們總是說：「那是一頂帽子。」

我絕不和這種人談論大蟒蛇、原始森林或是星的事。我寧願把自己降級到水溝、跟他們聊牌牌、高爾夫球、政治和愛。大人們遇見了這樣一個懂事的人，總是非常高興。



故事一開始，我們就隨著敘事者回到他的童年，觀看他年幼時所畫的「第一號作品」。這幅畫乍看之下像一頂普通的帽子，任何（大）人也看不出其中的玄機。接著我們看到他的「第二號作品」，這幅圖以透視法展現出「第一號作品」的內部實況，至此我們方才明瞭那其實是一幅大蟒蛇正在消化大象的圖畫。《小王子》以圖畫猜謎揭開序幕，藉由圖畫所指涉的想像空間，揭露「表象」與「實況」的偌大差距，以此凸顯孩童想像能力的真實與可貴，也藉此暗喻成人世界受到「橋牌、高爾夫球、政治和領帶」等資本產物和功利主義的浸染後，想像力的嚴重匱乏與生活的單調貧乏。

此外，這樣一本看似輕巧的童書，也無處不包藏深刻的現當代社會文化議題。例如，B612 號小行星是由一名土耳其天文學家所發現，然而他初次公開發表這個重大發現時，身穿土耳其傳統服裝，在人微言輕之下，他的發現便無人採信。然而當他換穿歐洲服裝這樣「高貴的衣服」，他的發現立刻受到

重視與認可。故事中這個簡短的小插曲，以童言童語輕巧點出成人世界滿布以貌取人的陋習，以及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問題。另外，從小王子在不同星球和國王、自大的人、酒鬼、生意人、點燈人、和地理學家六人的相遇與對話，我們也隨著小王子的腳步，不斷思索權力、欲望、倫理、工作、知識(真偽)、以及人際關係等重要的生命課題。



3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來，小王子對我很多問題，但他似乎都沒聽見我問他的話，我從他偶爾的語中機械地向一切。

例如，他第一次看見我的飛機，他對我：「那是什麼東西？」

「那不是東西。它會飛。它是一個飛機。是我的飛機。」

我很得意的跟他知道，我會開飛機。

接著他問道：「什麼？你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是的。」我神氣的答道。

「噢！真好玩！」

小王子發出一個可愛的哭聲。使我非常生氣。我希望別人重視我的不幸。

他又說：「那你也從天上來的囉！你的星球是哪一個？」



這時，我在他的神秘出現中，看到了一線光明。於是我忽然問他：「你是從別的星球來的嗎？」

他沒有回答。他慢慢的也躺下，繼續仍希望著我的飛機：「你坐在那種東西上面，當然不可能被捉獲的地方來——」

他沉思了很久，接著，從他的口袋裡掏出了我畫給他的羊，看著他的寶貝又陷入沉思。

你可以想像，我的好奇心是如何的被『あの星』這個可能勾起了，所以我努力的想知道更多。

「我的小人兒，你從哪裏來的？你所說的『我住的地方』在哪裡？你要把你的羊帶到哪裡去？」

他靜靜的想了一會兒後答道：「你給我的箱子有個好處，牠在夜裡可以把它當作房子。」

「不錯，如果你乖一點，我還會給你一些繩子，你在白天就可以綁住牠，而且還給你一些乾草牠的本領。」

小王子對我的提議非常興奮：「請住！多麼古怪的想法！」

「但是如果你不綁住牠，」我說，「牠會亂跑，會吃掉。」

我的朋友又哈哈大笑：「你認為牠會跑到哪裡去？」

「牠牠都可以去，牠可以往那走啊！」

小王子很認真說：「沒錯，我住的地方，什麼東西都很小。」

接著我有點感傷的補充說明：「牠住尚沈，也走不了太遠……」

這個故事寫愛情，卻又不像傳統童話故事那樣有著王子與公主愛戀的公式化劇情以及以豪華婚禮收場的幸福結局。這個故事寫成人世界的虛浮、困頓、自私、貪婪，也不像一般寓言故事那樣有著明顯的「說教」意味。小王子的故事總在平淡的敘事中，帶給讀者一次又一次的思考挑戰。例如，一句「去了解花兒們為什麼辛辛苦苦的長沒有用的刺，難道不是重要的事嗎？」這話就能教成天忙於瑣瑣碎碎例行公事的我們，對生命有不一樣的體悟。又如這段：「如果一個人喜愛一朵花，而這朵花是在千千萬萬個星星中唯一盛開的一朵花，那麼他只要看星星，就足以使他快樂。他可以對自己說：『我的花兒在那裡的某個地方……』」但是羊如果把這朵花吃掉，剎那間，所有的星星都會黯淡無光……而你竟認為那個不重要！」我們知道那朵在B612星球上獨一無二的玫瑰花，對小王子而言，有獨特的依戀和存在意義。從小王子對於「一朵花」的重視，我們不免要自問，什麼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事情？是未做完的功課？是明天的考試？還是老闆要求的業績？這樣的探問並非要我們逃避當下該做的事，而是希望在忙碌或庸俗的生活中，別忘了時時反思生命的真正意涵。



大人就是那個樣子，不必的責備們，小孩子們對大人永遠保持著巨大的寬容。但是，當然的，對於了解生命的人而言，數字是無關緊要的。我曾想以畫誌的方式來寫這故事的劇本，我曾這麼寫：「從前有一顆小王子，他住在他本人大不了多少的星球上，他需要一隻羊……」

對於那些了解人生的人來說，那種寫會使我的故事多點誇大的真實性。

我不願會讓人家覺得這心約來讀我的書。當我寫下這些回憶時，我曾承受了很大的悲傷。我的朋友帶著他的羊離開我。革命已經六年了。我在這兒試著講述他，只因我不想把他的名字，忘記一個朋友是令人憂傷的。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過朋友，如果我忘了他，我也許會變得跟大人們一樣，他們除了數字外，對什麼都不再感興趣。

為了這個目的，我買了一些顏料和幾枝鉛筆。

在這這年齡，重新開始畫畫，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除了我在六歲時畫過大蜈蚣的外邊和內面外，我就不會畫蟲了。當然我可能把他的內褲，畫得極薄一點，但對於成功，我並沒有多大把握。也許有一張畫可以，另一張就不太像。

在小王子的星球上，我也犯了一些錯誤。在某個星球他太高了，在別個地方他又太矮了。而且找到他衣服的颜色也不太確定，我畫力於畫著，時好時壞，希望大校上還能再過去就是了。

在那些重要的細節上，我可能畫錯，如那不能算是我的遺失。我的朋友從未不自我解釋什麼，這也許以為我和他一樣，但是，大哪，我並不知道怎樣可以透過盒子，看到裡面那隻羊，也許我已經有點像大人了，我必須長大。

年紀越大，越覺得「回轉像小孩」是件極其不易的事情。在這凡事講求競爭、效率、業績、成果、排名、利潤、收益的資本社會，人所重視的不外由數目所堆疊而成的「價值」，似乎沒有了這些，人就無從或無法定義自己存在的意義。然而，重溫《小王子》的當下，我知道我生命中那存放已久的僵硬碎片將會掃落，我知道只要我願意抬頭仰望星空，我將會記起小王子在書末的輕聲叮嚀：「我將住在其中一顆星星上，我將在其中的一顆星星上面笑，所以當你在夜晚抬頭看天空時，所有的星星都像在笑……你——只有你——擁有會笑的星星！」是的，下回當我們不經意脫口而出：「你沒有看見——我正在忙著做要緊的事嗎？」別忘了稍稍停歇一下，想想「小王子」所留給我們那顆「會笑的星星」以及純淨、甜美的心！

